



閒適恬淡的人生態度，壯闊非凡的生命格局

——傅依萍學姐專訪



撰稿：陳琮曜 採訪：陳琮曜、顏融

傅依萍女士，自政大外交學系、外交研究所畢業後，進入新聞界，先後任職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系，擔任過記者、編譯、國際新聞中心主任、副總編輯，並擔任聯合晚報總編輯六年之久，是聯合晚報第一位女性總編輯。她也曾擔任「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中華民國分會」理事長，目前是該協會榮譽顧問，也是「對外關係協會」理事。

採訪傅學姐時彷彿就像在和自己家中的長輩談天，在幾盞普洱之間，就盤古開天地似地聊了起來，東西提一點，南北講半圈，一切都這麼自然，她那份溫柔端莊與雍容大度必定經過大風大浪所淘洗出的，讓人莫名的尊敬。

與外交結識的緣起

學姐坦言，會進政大外交系就是因為沒考好。她初中時的家庭教師就讀於外交學系，對政大外交印象很好。再者，當時處於戒嚴時期，想要出國很難，學姐單純地想著「以後假如成了外交官，就可以自由地去國外出訪」，依著如此單純且簡單的理由，她把政大外交系填在臺大之後的第一志願，沒考上臺大，就進了外交系就讀。

當年的外交系是很熱門的，因為當年出國不易，再加上當年政府在教育上總希望青年能對國家有所貢獻，系上的學生幾乎都是以第一志願進入，可以想見當時外交系盛況。進入外交系後，學姐並沒有感到失望，反而覺得意外地適合自己，沒有數學、理化或微積分這種她難以掌握的科目，外交史、國際政治等科目也都能得心應手。

很多大學生總在即將畢業時才開始思考就業問題，學姐也是，大一大二時的她壓根沒想過未來要何去何從，大三以後才開始操心未來要做甚麼。學姐大二那年，1971年10月25日，我國退出聯合國，對外交系學生來說是晴天霹靂。不論是以後單純想出國看看世界、或是有企圖心想在外交領域上闖出一番天下的學生，都因此感到外交前景堪憂，因此很多同學在大三時修起教育學分，想要找一份教師工作，在亂世中圖個安穩。

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說起大學時光，學姐參加過很多社團和活動，除了參加系際盃的籃球賽、排球賽外，她更是政大的田徑場上的一顆新星！她笑笑地自嘲：「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學姐高中是北一女田徑隊成員，但和同儕相較，她並不是突出的選手；不過到了政大以後，就成了女子五項和跳高的第一名，甚至畢業後仍是持續多年的紀錄保持人。實在是看不出來眼前這位溫柔端莊的女士當年可是拔得不少頭籌的體壇健將。

學姐還曾創辦緞帶花社，也大膽參加過同學主辦的舞會，那時舞會是不被允許的，所以總要一群人偷偷的來，或許外交系的舞會傳統就是從那時開始。

至於為何攻讀外交研究所？她說主要是因為不知道大學畢業後做什麼好，想再念念書總是穩妥些。她在準備考研期間努力讀書，體認到自己在大學時期

的學問並不紮實，更感受到做學問的快樂。學姐也細細述說知識與學問的重要性，叮嚀著我們：「不只要涉獵教科書，更要閱覽無數，才能夠融會貫通。」

在研究所讀一年後，學姐參加了外交特考，也參加了中國時報的招考。抱著哪裡有不錯的工作就往哪去的心態，一點幸運跟背後道不盡的努力，最終兩邊都順利通過考試！

柳暗花明又一村，外交記者與中國時報

戒嚴時期有三大報：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早年通常都要靠關係才能進入這些報社，1975 年底，中國時報首次大規模招考，有一千多人報名，經過國文、英文和時事的筆試及面試，只錄取 18 人。在面臨進入外交部或中國時報的選擇時，學姐在薪水和自由度的考量下，選擇進入報社。雖然她並沒有受過新聞訓練或修過相關課程，但進入報社後先接受編譯、編輯、記者三種工作的訓練後，報社就把 18 位新人分配到各崗位。

學姐說，記者有分路線，要依其專業，來跑特定的新聞。而文字能力是基本功，學姐自認從小作文成績很好，又有還算豐富的常識，相信自己可以勝任新聞工作。學姐進入新聞界的契機僅此，宛如當年進入外交系一樣，一份隨遇而安的心境，一種胸懷廣闊的自信。

1976 年 1 月 1 日進入中國時報，剛開始被指派擔任外事記者，因路線冷門，沒什麼新聞可做，她也不知道該怎麼做。三個月後報社把她調去跑體育新聞，憑藉以前的田徑知識，讓她駕輕就熟，甚至能採訪當時熱門的少棒比賽。

後來，因緣際會得到獨家訪問費正清教授的機會，費教授是著名中國通也是季辛吉在哈佛大學的老師，因其著作與門生桃李而在美國對華政策有極大影響力。當時受總編輯指派必須想辦法採訪到他，而且要保密。學姐雖然是體育記者，接到任務也不得不從。但要如何聯繫，卻有重重難關得過，一為費教授言論以往對臺灣情勢並不友善，行蹤可能受到情治單位注意，無法公開詢問；二為初出茅廬，人脈不廣。結果幸運的在接到任務的第二天一早，就打聽到他住的飯店，並在飯店找到隨行的助理，透過助理的協助，當天下午就完成訪問。次日，當報紙在二版左欄大篇幅登出費正清的訪問稿時，學姐一炮而紅，因為沒人知道費正清來訪，而且還是由一個沒有名氣的菜鳥記者完成，更是讓人震驚，這次專訪成功也讓她在中國時報站穩地位，不久就被調往政治組負責跑外交新聞。

1979 年初臺美斷交後，學姐為了照顧小孩，請調編譯工作，獲老闆同意，讓她調升國際新聞中心副主任，負責國際新聞。進入中時才短短 3 年時間就升到副主任，算是很罕見。國際新聞中心除了聯繫駐外特派員，也要緊跟國際時事。先從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外媒的新聞挑出有報導價值的資訊，常常一大清早就要處理因不斷更新而堆了滿地的電報，分類後交給同事翻譯，最後再交回給學姐改稿。有些新聞具有持續性，事件會不斷更新，因此編譯並不單純只是翻譯並流暢文句，還要能了解來龍去脈，將大量資訊消化並加以整合；

再者，編譯並不會只接觸到相同類型的新聞，常常需要多方準備，例如：面對剛傳入臺灣的 NBA 及世足，為了能夠正確地將資訊傳達給大眾，還要額外自修，學習專業術語和規則。在世界盃足球賽時，還得緊跟實況記下球員在甚麼地點及時間進球，並畫出示意圖。

此外，上級常會交下新書，或重要的文稿，必須搶譯。學姐總能使命必達。她說，為了要精準的翻譯，必須大量額外準備，也讓她時時學到新知，所以她始終喜歡國際新聞編譯的工作。

至於該如何形容外交記者這份職業？外交記者並不是駐外記者，而是報導與採訪中華民國外交相關或國際間大小事，內容包羅萬象，有時甚至要到國防部或世盟（世界自由民主聯盟）跑軍事線。學姐也提到，外交記者如果只透過發言人通常無法得到好的新聞資訊，必須要去外交部各部會「串門子」，在閒聊之中聽出一些弦外之音，再想辦法旁敲側擊找出新聞，獨家消息常建立在記者與外交官的關係上。不過雖然叫「串門子」，但和司長們聊天肚子裡總要有幾分墨水，如果外交記者不充實自己，對國際時事沒有了解，那一定無法勝任這份工作。

新聞線該如何挖掘並沒有固定管道，有時是因為慧眼識英雄，看出事件端倪；有時是因為待人謙虛有禮，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學姐說自己也曾在工友身上得到新聞線索，就是因為平時多方培養人脈。記者得與外界多多交流，接觸更多事務，同業間除了競爭外也彼此學習，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充實自我。學姐擁有濃厚的國際事務底蘊，以前在系上所學的基礎此時就成了助力，再加上充實自我的結果，讓她總在外交記者上得心應手，不落人後。

時代轉變下的新聞軼事—臺美關係

回憶起 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國宣布將與中華民國斷交，12 月 27 日，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團抵達臺灣，準備談判斷交後的關係，不料在機場被民眾夾道砸雞蛋番茄抗議，錢復次長在機場義正嚴詞地批評美國背信忘義。身為外交記者的學姐，當晚在機場採訪時，機靈地去和隨行的一名美國官員攀談。她試探地詢問斷交後美國大使館要變成什麼名稱，那名官員回答，大概是「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學姐回到報社，跟同事商量該怎麼中譯這個名稱，次日，中時在頭版以小小的篇幅刊出美國今後駐臺機構的名稱，可能是「美國在臺協會」，結果美方也真的使用了這個譯名。學姐透過這件事告訴我們，當一名記者該知道什麼資訊迫切需要，哪些資訊又是事後可得的。

在臺美斷交前，臺美關係非常熱門，雙方的互動常常登上新聞版面。來訪的美國朝野人士常常提醒臺灣該做好準備，但當時政府的態度則是「人沒死不能買棺材」，即使有所準備也不能讓人知道，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時間表」也成為外交記者的重要課題。

學姐講了一則她做的報導，1978 年間，她聽朋友說，美國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科長費浩偉來臺訪問，曾在一個私人聚會場合要求與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下

棋，沈君山答應，願授他幾子，條件是如果沈君山贏了，要回答他一個問題。費同意，但言明必須是「私人問題」，結果沈君山果然勝利，提的問題是，有美金兩萬元，該存一年還是兩年？費浩偉答覆，一萬元先存半年，另一萬元存活期。還說，最危險的是明年一二月...雖然看似與臺美關係無關，但學姐一聽，覺得這或許正是眾所期盼的「時間表」，就是「外交側記」的方式，把費浩偉和「才子教授」的賭局寫出來，刊登在中國時報上。學姐坦言這是十分大膽的嘗試，因為無法查證。果不其然刊出當天一早，就接到那場私人聚會的主人來電責問，是誰透露消息。那位並未被指名道姓的「才子教授」也來電抱怨他被父執輩責罵，怎麼問這種私人問題。學姐說，她最關心是否真有其事，既然是真的，她就放心了。結果，臺美真的在 1979 年初斷交了。

時代轉變下的新聞軼事—社會風氣的開放

在解嚴前，臺灣的新聞自由並不似現今如此開放，在相對保守的年代，如何維持媒體的第四權角色？學姐說，靠打「擦邊球」，也就是在報導寫作上想辦法既讓民眾得知訊息又讓政府無法取締。蔣經國執政晚期逐漸放鬆管制，也是靠著媒體的努力，有時「擦邊球」打得比較過一點，發現沒出甚麼事，一點一滴的試探底線，設法衝破封鎖線。另外，以前三大報時期副刊是很多人關注的版面，政治新聞走不通的時候，散文或小說等文學常常是隱藏政治意識形態的載具，很多本土化的文學與作家都靠副刊崛起並受到歡迎，因此臺灣民主自由化，媒體居功甚大。

回首荏苒歲月，點滴心頭

提到職場上的挫折，學姐苦惱的思索了一下，卻笑著說：「好像還真沒有。」很多人在職場上總是力爭上游、努力以升遷為目標，可是學姐卻只想安於現狀做個輕鬆的小編譯即可，沒想到卻被調升副主任。這是以往累積的實力和努力充實自己的結果。她在中時服務 12 年後，轉進聯合報當國際新聞中心副主任。1988 年 2 月聯合晚報創刊，她是國際新聞中心主任，做了許多改革，將晚報的國際新聞做得親和且叫座。數年後，又被老闆調升到中央臺當總分稿。

如果真要說挫折，大概是在聯合晚報當總分稿的時候。總分稿必須要了解什麼樣的新聞該歸類到何種版面，對於眼前琳瑯滿目的稿件的新聞重點必須有所概念，才能完成任務。她原先對國內政治並無涉獵也沒興趣，做了總分稿每天都過得戰戰兢兢，要不斷的去學習。還好在同事協助下，她逐漸進入狀況。

其後，她又被拔擢擔任聯合晚報的執行副總編輯及聯合報的執行副總編輯，乃至聯合晚報第一位女性總編輯。這些職位都不是她去爭取，都是被老闆指定後硬著頭皮接任，幸好總能勝任愉快。

在新聞工作之中，除了學習到很多事物外，眼光變得更為宏觀，也越來越能體諒他人，在不同職位上要如何配合團隊，這是學姐在職場打拚後的體悟。談到自信，學姐說自己很擅長面對資訊量很龐雜的新聞，能夠在短時間內釐清

並融會貫通，並且分割成不同的新聞，呈現出多方面向。若是作了正確的判斷，報導出尚未被證實的事件，讓社會產生正向變化，是很有成就感的事。

過來人的建議，給學弟妹的話

面對茫然未來，覺得所學空泛是一定的，學習需要穩紮穩打，基礎打好，面臨問題時至少會有個方向，並且要知道該如何查證並解決。以學姐來看，外交系所培養的是思辨能力，在工作時總能夠抓到方向，她認為我們這一代接觸的比以前要多很多，會更勇於嘗試別的事情。她還叮囑我們多讀歷史書，她曾聽錢復先生在外交系演講時說過，歷史對於外交系學生格外重要，很多事情能夠從過往學習，以歷史為借鑑。

至於新聞業，學姐建議想進入的學弟妹，最重要的是要多多充實自己，涉獵更多學問而不單只是教科書，因為新聞包羅萬象，對自己有興趣的更要深入了解，才能保有無可取代的價值。雖然報紙已經逐漸衰退，可是新聞內容（content）仍然重要，新聞的載具從報紙變成網路，會變得及時而且沒有字數限制，報紙應該加強的是對新聞事件的深入分析。在現今「假新聞」以及眾說紛紜的資訊爆炸的年代，不只報社，任何媒體都應該要維持自己的內涵。自媒體的時代，媒體高牆倒塌，任何人都可以有影響力，所以讀者得有更高的自覺去驗證並思考新聞的真實性，也必須理解自己在網路上一個小動作的影響力。

「如果再重來一次，我還是會選擇進入新聞界。」

學姐在報社工作的時光經歷了臺灣報紙的輝煌時期，見過臺灣經濟成長最蓬勃的時候，也報導過臺灣馳騁國際與後來陰雨綿綿的低潮。流年輪轉，她仍然慶幸自己當年念了政大外交系並進入新聞業，沒有絲毫的後悔。生命中總是充滿驚喜與跌宕，學姐用隨遇而安的心態走過這繽紛多彩的歲月，活出一則未完待續的精采故事。